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四

聖湖　高汝栻　輯　會稽　王　晉　閱

高　其珍　鳳羽　校

上御毓德宮召見輔臣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　上御毓德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出評事雒于仁疏于袖中謂以朕爲酒色財氣所使觸怒致疾等色俱屬命逮治之輔臣奏小臣輕信失真疏久留中方仰聖度包容一旦嚴譴翻成其名以疏還寘御案者三反覆寬譬　上怒少解命削于仁籍爲民○大學士申時行等蒙召見言雒于仁事畢因奏云臣等久不瞻覲

精勵

皇上舉元子明示臣工長幼之序決擇

屬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面陳今蒙 宣召臣等敢
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月切懸望今 聖
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起居但一月間或
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慰羣情之瞻仰 上
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御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輔
臣 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
聖心甚明甚定
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
子猶弱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後請曰 皇長子年已
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朕已

[illegible]書從[illegible]家事

上以誠待天下豈有猜忌偏執之理群臣激屬聖意故爾迎逆

[illegible]鳥能創[illegible]業也

知之時行等出　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長哥來與先生每一見衆輔還至宮門　上令內使視申閣老等喜否時行語內使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　上微哂之有頃　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則　皇子在御榻右　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　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曰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曰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上

日朕五歲即能讀書後指　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　皇長子至膝前撫摩顧惜時行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　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叩頭而出

二月命罷寺觀勿疏令許寺部覈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又詔各省省刑簿斂多方賑卹聚實蠲免毋務虛文○兵科給事中張貞觀奉命巡視山西條上安攘十八議時五臺山礦盜張守清為亂貞觀檄降之所條皆善後事宜也下部知之○時首夏已逾亢暘不雨祈禱未應疫癘盛行廠內失火延燒太多至風雹先示于闕中

火光繼散于延綏地震大作于西晉天鼓復鳴于平涼災異頻仍不一而足禮科給事王三餘請弭天變以恤民隱不報○右諭德陸可教上盛德頌頌十有二章章二十有二句各爲小序首述聖祖明訓後致己意謹身心第一嚴祀第二講學第三勤政第四家法第五身教第六御臣第七納諫第八崇儉第九恤刑第十徽災第十一憂危第十二 上嘉納之○火落赤擁衆入陝西殺死副總兵李聯芳全軍殺沒先是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識有

笑己

邊臣生事于虜何罪

七邊經略副剛來太前

論款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傑黠據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邊將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微奎即單騎馳之不介而馳虜初來特詰自白奎輒拔刀而斫虜大嘩射奎創甚還營而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之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損傷軍士無算廷議紛紛謂虜巴敗盟順義寔助逆洮且陷臨鞏危若累卵因疏劾本兵歸咎政府　上命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魏學曾三邊總督鄭王和魏王職廟堂王鄭臺諫王魏迺下九卿集議○九月詔停刑

高汝栻曰特廟堂自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爲名以塞羣謙之口耳若論正理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緊系衍圖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此等小醜報答可使乃以抑爲名耶尚以撫字過代之即用兵討請兵曰戰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而都納大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爲說故輒臣後易爲欽云與旧日本之役主有陰爲和親之詁以誤朝廷者豈但補名之移也

上御門視事畢召閣部九卿于皇極門內暖閣商問方畧時行曰虜酋侵犯只是搶番無意內犯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

上乃切責督撫平時夫于預備臨時不免踈虞時行曰此係武臣信地與文臣無與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

預。諸葛亮都能將兵立功。又曰、選謀勇將、曾經戰陣者委之、然後可。時行曰、今時少有。上曰、重賞之下、必有武夫、可遴選。廷臣推舉諸才望者、往監之。時行曰、款貢乃皇考聖斷、通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上曰、款貢不可久恃。若專術虜、使必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後諭本兵中、飭各鎮而退。

十月、閣臣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辯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費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

說得文武可笑之甚

指清補安
進安晉室
以經營鎮
定之各有
時也

防禦之虞
惟火酋一
枝猶然逆
天餘酋在
望天閣之
際形狀未
露不妨假
以恩信以
撫之爲平

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抗揭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内外便分爾我。推責于已而遺禍于人。此三反也。臣總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寛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效死矣。御史萬國欽劾奏首輔申時行奸貪誤國。虜再入塞。破軍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行對　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覊没。臨鞏搶掠一空。堅清之言何以自解。將行上疏言兵難遥度。火酋皆約當戰。他酋未令誅當撫。責成督撫諭虜王無助逆。革火酋撫賞。密圖

役定與已
然之勢其
事必出于
此

上此諭已
昭然明白
而群臣之
呶呶瀆擾
何遑于上
看何也

勦處豈曾專主和議不戰事可否相濟計慮宜周若輕
以主戰迎合衆意安取臣為是不明大臣之義也請召
九卿于庭質以得失無熒惑視聽　上曰申閣老調度
正合朕意無復妄言衆服不敢諠囂遂降國欽一級調
外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卒贈太子太保　○九月
詔停刑○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宮　上諭
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不瀆擾明年冬傳
旨冊立再瀆擾直待十五歲○皇貴妃弟鄭國太特疏
請上冊立　上曰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
旨○御史荊州俊參刑部尚書陸光祖審訊徐性善通

跡事情下九卿會勘京師有巨惡徐性善故父徐良佐本以根徒謀進御用監書寫交結馮保改磨內庫冊籍盜出馬蹄條金不可數計又盜出成化間工造鎮庫填青字號關寶家中見貯十二窖每窖約有一十二萬餘兩牆絲與寶見存數坛性善原名徐德改名從善又改今名僞稱光祿寺署丞以金寶萬餘拜徐爵爲義父爵敗又以重寶拜邢尚智爲義兄因而結交張鯨羽翼焰恃勢害人打詐解官張邦憲鋪戶韓鎮被首在廠訐窮姦殺其父以圖滅罪又謀殺伊叔徐良相強奸幼女霸佔良婦種種惡跡難以筆述巳經河南道御史黃卷

疏奏奉　旨差官籍沒下嚴訊斷已審明送部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審當光祖至任特署名題奏而以通賄誣之會勘事無寔　上命光祖照舊供職○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從之○浙江巡撫傅孟春疏請改故太傅兵部尚書于謙謚以揚勲德以慰忠魂下部改謚忠肅謙原謚肅愍孟春請改忠愍時禮部尚書于慎行主其事改爲忠肅其說發于王世貞至黄鳳翔入臺題奏忠功其孫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授升都督○請江西道御史祝大舟戍

三月以工部尚書朱纁爲吏部尚書隨奉總老成練達

有古大臣風、從大司徒秉銓、東明石星代爲司徒、欲振刷奸蠹、以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供國用、奈何無人及此、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刮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默然、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省條陳、曰此套子上、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者、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沽名耳、卷而封之、或有稱 上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纁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

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要儆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年凡百章奏一切留中人咸思宋纁之言。

○巡按山東御史鍾化民部行登萊海上諸郡下養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内九十八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爲一圖中間有九十以上者凡十人焉

高汝栻曰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漸有古意近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大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化民此行可謂奉行天德有三代之遺焉而時俗目爲迂遠不急務之故也久矣

辛卯萬曆十九年正月以刑部尚書李世達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以吳時來被論去也○刑科都給事吳之佳等合請冊立豫教　上怒命六科之長皆奪級一秩○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巡視河決事竣疏論淮黃强弱之勢堤堰決塞之由洩水固陵之策事下所司○內閣恭進寫完　累朝訓錄加恩元輔申時行等有差○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二尺○南京祠祭司主事湯顯祖星變陳言參輔臣申時行欺蔽等事　上怒其假借攻擊摭拾詆誣命以極邊雜職處之遂降徐聞縣典史○吏部接出　聖諭云邇來風尚斷紛爭尚趨附[illegible]之效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前者天垂星示譴好
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
等于常時每每歸過于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
訕上要直若鬻貨欺君皆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豈不
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汝等受何人之爵食何人之祿
傍觀避禍無斥倿去逆之忠職任何在六科十三道本
都該拏問重治姑且從輕罰俸一年○御史周盤詹事
講請釋雲南舊撫李材于獄立功贖罪先是材與劉天
俸有旨饒死充軍未蒙批發今劉天俸以炎器試驗准
遣立功材與天俸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猖獗材先曾

出兵攻緬乞矜宥立功　上以爲民害之○降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爲瀏陽縣典史先是建儲事　上原有旨不許科道等官瀆擾候明冬傳後年冊立之旨故申時行與同官約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守稍需一歲大事定矣苐諸司接見亦此以告之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請東宮儀杖時行在告次輔許國老而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大臣禁無一言可乎會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進時行閣之大愕別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

貯閣中不發科。而是疏與諸疏同發。大紘新任時行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而謫大紘于外

高汝栻曰自古建立儲貳皆人主獨斷。而宰臣從中調劑委曲贊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爭者。神宗聰明英毅。宮闈肅如。皇長子天序默成。宸衷獨斷。閣臣嘗見于疏聽宮上手携旋膝前聰愛特至。無纖毫可疑。而道路訛言鄭貴妃方見寵幸。母愛子抱業未可知。外庭章疏。明毛而退。上怒遂加譴斥。言者猶未已。冊立遂至十年而後定。夫非諸臣有以激之哉

禮部尚書于慎行、力請乞休。上報允。以李長春代之。時慎行在禮曹、疏請冊立、郊廟、禱雨、及宗藩條議諸大典

其言冊立鼎懇章無慮十餘上　上意默定不欲人言
屢旨責讓持之愈堅至是宜推京考諸臺臣競以爲不
便御史何某又以爲言部議仍用京考拂其意山東疏
上遂論其預洩與試王名嚴旨詰責奪俸三月愼行力
請九疏允賜金幣馳驛以歸○大學士申時行疏請乞
休回籍凡十上疏溫旨始允差官護送馳驛以歸
山東旱蝗蝻爲災德平知縣曾士際爲民請于撫臣
宋應昌應昌未之信縣民五十餘人載敗禾死蝗走撫
臣所呼究洶洶幾亂應昌遂劾奏士際給事王德完言
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言邇來下吏可以

挾上官、詭言可以宜內地上是之、士榮方舉卓異、遂鐫秋去〇兵科給事張棟奏言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脩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謀卒勇士飽馬騰、虜至輒稱無兵無餉。則所閱者安在乎八事果脩否乎、報聞。〇歹商死、猛猶請補雙貢、那林孛羅猛骨二酋、請徙都督、許之、先是卜寨以女許歹商、那林孛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好殺、衆猜二歹商往卜寨受賓、因過視姊、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攔恩哈射商殪、乃歸罪攔白二夷、執攔以獻、總督侍郎郝

杰謂歹商與那卜有夙怨令射死中道情甚隱難深求

請梟儸夷示法歹商子驟台住等並切依外家應加厚

卹所遺部夷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侯成成立議給

猛酋請補雙貢而那卜二酋亦以有偵虜功併請復都

督許之自此猛骨孛羅脩貢惟謹然酋關勢孤且益弱

又曰與北關搆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順義

王撦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

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

娘子見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郎撦力克兒安兔𢰅也

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獨水崖史酋亦款服

此策可行第諸司不肯行耳

吏部尚書楊巍罷以陸光祖代之時部推刑部尚書先祖以同鄉趙錦老成重望可堪是任但春秋高耳御史陳具疏投劾　上怒降爲立城縣典史○大學士許國予告回籍○命尚書趙志皐侍郎張位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戶科顏文選疏言議兵者必曰招募議食者必曰加徵令州縣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餉乎宜選強壯者更番訓練拔爲將材有司紙贖定罪入穀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贓論則州縣皆精兵而積之三年倉有餘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太白晝見經天星月相去尺許非星犯月即月犯星久之星漸近

月自東北角入月踰時始出正在牛十八度見者相顧駭愕五紀論云太白少陰也不宜專行故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蝕考之前代太白星經天晝見太白者並不數見若經天而又蝕則一二見者也○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疏秦洮岷一破谷鎮驛騷而甘肅而固原而寧夏而延綏又進而山西而大同而宣府又進而薊鎮偏頭武寧厓門永昌等處無一非虜所必窺之地亦無一而非我所當備之疆顧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習兵兵不習戰行伍太弱芻糧廢耗萬一虜騎長驅誰則禦之庚戌之事可鑒巳經累大臣鄭洛歷任邊疆熟知虜

冊立一事
神廟已條
明旨諸臣
屡屡請之
聞之之心

中情態。向當扯酋西牧。自言三事。一收回丙兎遺孽。而今縱犯我洮州矣。二平處西寧大事。而反添洮州之一事矣。三送番僧。如今則親自渡河搶番掠漢。一網打盡矣。且虜西牧一年。餘計已遂。謀已飽。不歸何待。既不能正扯酋覔國之罪。又不能復火酋殺將之仇。虜盡東歸市貢如故。莫敢誰何。惟縛帳下廝養以塞責。不其岌吾旦夕而已哉。事下部。

壬辰萬曆二十年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疏請豫教。上怒。降旨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會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

豈不爲因承起見然要于救失孔門明訓猶不深味

詠等章屢上于是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俸或謫官或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爲民後科臣孟養浩亦以冊立爲言且加杖一百矣皆起于家屏之揭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上以挾君沽名責之○寧夏卒叛勾套虜入犯宣大總督蕭大亨檄寧武諸將守關隘遣爲聲援以計誘虜使不得內嚮諸部爲賊誘者皆數挫大敗○大學士王錫爵以省母乞假王家屏于告供命馳驛回籍

時家屏以封還內降傳示御札得罪故去

哱承恩作亂

二月寧夏土酋哱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其父拜嘉靖

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己丑，延撫梁問孟請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辛卯，洮河告急，上遣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而尚寶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拜義子哱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萬曆十九年，火力赤大入靖海，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開府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以其自薦，弗喜也，故于其行馬之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怏怏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不如其兵精。

請轅門求自效，拜固技癢，亦願仔肩，替幼哉，豪猶作決。

刻核太甚則生不肖之心

繼忠既不能彈壓而彈之既又以畏縮關焰焚得不厭我心乎

賊平。馳還。取徑虜地。虜碎地不敢過。遂有輕夷夏心。恣雖淺下。恐撫黨馨。勿加裁抑。且欲戮靖海虜粮。以此怨刺骨。合哱雲、文秀甚怨。馨御將卒嚴刻。銖錙之奸。繩以罪法。衆亦不附。是時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粮勿給。拜、承恩遂激衆亂。挾軍士劉東暘爲長。入帥府白事。帥張維忠鮮威望。爲衆積輕。見衆入。驚悸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黨馨急匿水洞。索得劫至晉院。同繼芳僇之。拜合許朝等。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劫總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併劫僉事隨府、東暘稱總兵。承恩、許朝爲副總兵。文秀、哱雲爲叅將。代王

請貫罪分兵掠城堡通政彬來輔請招來以緩師

商汝賢曰攻城之法有緩急在我爲者所在彼爲之緩。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可必敗也。激之則敗奔我師皆罷。疲弊不遑急之則變從內生。不戰而潰緩之急。彼得爲謀。莫勞功成。故不可不急也。嗟之變徙出兵急趣。旋未滿歲。久可犇首而逗留不前以致賊嘯聚何非速之咎。此何不爲北庭靈夏哉。

二月會試以禮部侍郎陳于陛啓事盛訥克王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總督尚書魏學曾聞傚道標下張雲龍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爲參將專部備寧夏不許與虜俱馳道關也由是承恩狥王泉營等處河西望風靡平虜城參將蕭加藁堅守不下賊又率兵過河欲奪靈州裔金帛勾虜酋着力兔等許以花馬

結糾叛是
逆意

池一帶、聽其馳牧、虜遂入犯堵截官兵、邀奪糧運、學曾

遣將搗巢、以牽制虜、虜衆、虜亦搶掠延綏等處、以牽制我

師、虜賊合謀、勢甚猖獗。

高汝栻曰、唐高宗時、李謹行為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高宗嘉其功、封為燕國夫人。亦健婦也。寧夏之變、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師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焉。楊氏故大司空廣旗楊兆女。

陝西狄首縣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內灾

三月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階、顧天璣等、及第出身有差○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

軍以麻貴代副總兵李賁都御史葉夢熊同督撫併力討賊時諸言者謂李氏跋扈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其忠勇可任且請戎服督戰故有是命李賁為副將非衝邊才起麻貴自戍所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巡撫寧夏巳推朱正色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併力云○兵部尚書石星以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虜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皆所當防者奏請陝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為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可其奏○御史梅國楨投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應

大凡我畏人人愈協我我求人人愈狎我賊受其刃彼亦自不敢前從求其盛彼要之氣挫矣

起朝鮮

集軍聲益振寧夏賊嬰城自守外示甲胄以緩我師虜給虜衆以爲聲援梅國楨至樹一受降白旗於城南賊因索所陳歸順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鮮次刃芒曜目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國楨進而與東陽執手折論朝露刃擬之國楨笑受賊亦不知其爲之下也賊終後甚欲求鉄券世守西夏自此一力攻城矣

五月倭寇朝鮮　朝議命將出師以援之倭酋平秀吉即所號爲關白者薩摩州人奴也竊其王柄以梟傑稚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姻因鬭國王李昖湎于酒馳

朝鮮雖為中朝屬國故亦臣附日本

倭渡鴨綠發且中于遼援之勢也義也倘並俱不得不援

備因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

朝鮮稱本

師數百艘矜陪慶尚過釜山鎮王倉卒弃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入王京毀朝鮮國故墓擄王子陪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倭旦暮渡鴨綠錯趾請援廷議以屬國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至且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先遣侍郎宋應昌往經略賊抵平壤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遊擊史儒等兵至不諳地利復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

彩欲雖征
屯撫失衆
志非道爲
之鼓舞孰
敢先發

府不能翼
璵固守避
欲寘予論

凌脅綠援之僅以身免○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
魏學曾惑于招撫　上怒詔逮下獄　太僕寺卿王汝
訓又上疏頌學曾之功謂即有罪亦當末減旋釋之削
籍爲民○陝州指揮陳王道原與李承教有隙後垂涎
管屯嗾令軍衆討求月粮兵備副使楊友仁慰諭解散
陳王道因見趙貞明比試乘機糾率二千餘人綁縛州
同擁閙兵道放砲吶喊而事聞科臣劾王道鼓衆倡亂
之罪浮于李承敎伏法○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
奎𣪘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耆頭從城躍下賊後縋
執府係獄○侍郎葉夢熊督總兵麻貴李如松進討調

生面趙以衣尘可嘉

用水攻

發延綏榆林浙貴兵先後踵至與賊連戰互有勝負虜稍退官兵極力攻城賊亦極力守禦延三時不克官兵死者幾萬人○○葉夢熊計用水攻相城東北岸卑下處築堤千二百餘丈決大壩水侵城八九丈都司胡世顯所築堤埂衝壞斬以徇亦築再灌城東西二面崩百餘丈樓捐二座賊懼用小舟赴堤掏控以洩水官兵擒斬之賊自是有攜心○寧夏賊勾虜入援着力兔以八百騎入鎮堡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虜便戰虜正斂如松斬縮朋二人會麻貴李

娶舟盡燬其家部变喪四顧徘與其下翻城以應而都斤焚與如松擊虜兵以絕其援者大相類。

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敬棣礼早称秀吉爲大閤

如璋等、兵亦至、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奔、至賀蘭山、虜盡出塞、如松以虜級示賊、賊爲短氣。

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勝之、而行長等願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衝、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議遣人探之、翰林董其昌、薦其妾父黃應賜、可用、人有言其狡者、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將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閤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

沈惟敬市井無賴人也、依影附形、往來遊說、憑口聚至倭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行長與僧玄蘇、宗逵分各發兵守要害、爲聲援、獨以天尙寒逼難以進取、沈惟敬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

以大同汀為界，平壤以西盡歸鮮耳。惟敬既馳奏，廷議以倭多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上急趣應昌等統兵進剿，置惟敬于標營。

參將楊文標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浪兵亦至。賊居民內變，我兵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援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撫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急遣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使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哱氏，許殺劉以自贖。

高汝栻曰：哱之求撫也，議不決，遂壅門斷塹，勵衆益固。適有賣油李登者，跛而聊，負罌擊木歌于市，曰：毒之不急，而狃于痛；虐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至東門，見承

哱登因是
二人物

曰監軍以哱氏有安塞功。今寘鼠輩駢首并誅，澤膺

惋惜。軍中非乏所使，以登廢民。不敢說，聘有密記授

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恩

務劉許急赳而出。從間道見東暘朝，亦各致謝曰。將

寘故漢臣而脅亂在哱氏，何措身與人嬰禍鎮孝兀

何安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鬭群鷹，所恃不

過虜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虜親土哱，目中豈有將

軍哉。所爲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爲福也。自是

承朝恩、東暘

各有異心矣

哱承恩、殺劉許及文秀懸首城上、城悉定、哱氏伺擁眷

附中副志

頭軍謁監軍參將楊文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拜

縊死、闔室自焚、李如璋步卒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子

寧夏平

承寵等、寧夏平

高汝栻曰、劉許哱之參商也、始于鎮民郭坤有其能

修精牘、蓋宿客、無幾坤死、而株以語東暘臣、間閑茬

國柱、因蕭帨一雙聘焉、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問國柱、國柱曰議有之朝怒其直遂不姚辭相讓銜之會承恩閭李登之間方惶惑召所親倖石棟問計棟曰國柱見事審而決後雖東陽臣然與朝有怨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陽朝飲醉誅之、國柱曰病家前後左右百戈鋌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用柱柔闇取東陽也承恩然之遂明承恩遏呼朝戚切正生拷訊見而急詛曰將軍何賜問此有密事發拔議之際衆下曰將軍知悶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勵其首語未覺承恩家卒世富大宜遽曰外營擬向樓無宜从驛此承恩疾下、朝賊後從犬宜被之佛半、世宮抽其佩劍所之首碩棉下因檢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塵遝起有兵劍聲知事濟乃援鋭登樓侍訊東陽曰官軍已入南城矣何緩緩也承恩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斫之不死走入廚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國柱何故弑將軍、國柱此曰奴不避死走、官軍蒐斬汝誅一逆賊何弑之有衆盡散以其首詣康大軍、蔡宴態、以孳拜父于罪在不赦獻俘闕下

漢唐經討四夷發兵動至數十萬不知倭奴望旅若何供術今方隅有警遣一將將數千人往輒以兆獻為惡倭之役彼征天下兵不能困偶有今物力何以相懸乃此

西事定、詔李如松為東征、提督、宋應昌與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乃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海、將吏揮涕而泣。監軍劉黃裳慷慨而言曰。此汝曹封侯地也。何作兒女態耶。夜共如松畫策平壤、曰、此箕子舊都也。而城乘山、又箕子墓。傍多茂林、可伏。倭守小西門、從別道進兵、出其不意、可以逞矣。平旦衆薄城、倭果守小西門。我師攻東角、鼓聲震天。城頭石弩雨下、募敢死士、援梯銜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衆距伏者、越小西門、有赤幟出堞上。問為誰、曰、某某先登。蓋陰攻其堅、陽蹈其瑕也。是日大風

雨晝冥冥海水沸沸我師遂捷倭趨走大同江追及關
平復有斬獲次日抵臨津而陣且收餘衆奔王京碧蹄
去王京三十里如松將騎數十群倭遮之弁中矢且盡
劉黃裳率兵馳援射殺金甲酋圍甫解倭僞爲書約矢
射江畔請降黃裳以爲紿也經畧信之于是議異稍左
先趙志皐嘗國張位新參志皐慮以馮引楊一淸翟鑾
故事欲經畧東陲志皐因留之不果及如松至軍文武
大會將吏皆言惟敬憸邪當斬參軍李應試請間曰藉
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
師東渡

天賞寧夏功臣

刑部尚書擬哱承恩極刑餘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田租併褒慶王妃方氏方氏不受賊汚竟遇害中

給事中劾穆來輔隨府依違命緹騎逮治之竟戍邊外史氏曰其失哱氏父子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面君之事不成則殺劉許而面降亦不失優餓之功此寔其本謀彼方恣肆時大稱學帝劉王道劉許已誅哱氏猶揚揚誦上賞云

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功李如松第一加官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等各加恩有差魏學曾致仕

有君如此將士兢為欺蒙何也

觀征者征倭之勞民傷財也則應龍之願報效宜有以見欲矣

給事中羅棟劾勳臣徐文璧率衆赶變勳衛減俸一節徐文璧具疏力折其非復因兵部覈議不遂率領衆官赴訴闕部因有激變之語以相恫喝部臣邵陛台臣曾希夷等已劾之茲棟復交章論璧命奪俸六月

十二月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以募勇士○近播酋楊應龍請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應龍願將兵征倭效報詔可釋之非議輸金贖斬御史張鶴鳴方駁閩所徵兵撤至應龍請自將兵五千報效已啓行尋報罷逕撫四川王繼光至提勘結遂抗不復出繼光一意主剿

詞焉王光而亂起御是耶

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奏言今天下兵疲于東西之交困財盡于師旅之煩與而南北並荒民窮盜起敢言致變之由反之節是弭變之術郊廟不修足以致變者一宗廟不享足以致變者二萬幾叢挫厲階是生足以致變者三地天不交何以成太足以致變者四至如長夜之飲自甘伐性淫刑之逞動至戕生計利析于錙銖恩義絕于骨肉尤足以召釁而滋毒者也不報○倭寇朝鮮勅兼調播酋楊應龍兵救之又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擣其巢穴以爲奇兵

高文栻曰東事作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播發暹羅以助之夫播酋奉濮洪胆兵拒命朝廷遣

使節誶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我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之方至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揺其國都是以蟣蝨入腓也區區如此縱播酋恭順暹羅勝强勢亦不能何也出蜀至遼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强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古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假虎符而往將安津況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闘敗何爲　國家福德

天賞默佑非人力也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禮部侍郎趙用賢上禦虜安邊十大策疏畧云虜酋驕横勢甚倡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縉紳之士日夜持籌而討北事介冑之夫日夜批甲而捍北方岌岌乎不知所終請以禦邊十策爲當宁籌之其一日夾戰陣二日重將

三王並封
並封密諭
大倉自謂
將順匡
意存元子
諷其巧伺
對揚阿私
者多以出
閣為妨逃
靜者竟以
主德爲嬰

旌三日用土兵四日足兵食五日息邊民六日分兵伍
七日利器械八日招携二九日飭法度十日用間諜事
下部申飭○元輔王錫爵還朝首以建儲爲請 上報
云祖訓重立嫡 皇后年少俟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
皇子並封王待數年冊立爲便錫爵請以 皇長子卽
毋宮中可不必以非出爲嫌 上復諭云豈敢皆遵
祖訓學前人之假借鄉所擬前諭正合朕意諭禮部三
子皆封爲王以待將來工部侍郎岳元聲謂科臣張貞
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諭逾錫爵密而進者
元聲復詣儀郎陳太來會兵科許弘綱儀郎于孔兼戚

諸臣心事懇切直至使人殺悚歎異

朝房而質異用無着

在兩所以入諫弘綱屬元聲元聲曰某方論錫爵若言閣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弘綱不允元聲謂許附阿元輔元輔阿附貴妃以累 皇上明德不可遂歸草疏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太約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 誹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逆惧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光祿少卿除燕丞王學曾儀郎陳太來于孔兼又繼上 上怒王朱諭成燕學曾爲民元聲允成納陛得寛旨而並封前旨始敗元聲與張顧于陳暨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楨置諸錫爵于朝房錫爵

羽非符字 案表示除 然

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說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侍嫡之例乎曾評少遜元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老先生在那兩胡說錫爵厲聲者三元聲亦厲聲者三錫爵容少霽杲起欲出元聲曰大事未曾講定如何便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定老先生亦難改口惟有廷臣迺進老先生告之 皇上除捝同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老先亦何苦終日周旋去國之臣也錫爵曰初意 皇長子出閣與三子五子等成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閣臣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

疏自劾三誤 上旨云既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非有權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罪于是錫爵復上書爭之并以豫教爲言 上不允降陳太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于外

江菉蘿曰三王並封之議原侍郎棐進于婁江婁江因有是議時言一降衆斬大開達意攻擊婁江幾無完膚終絕口不言其欲廐以爲得人臣之體○瓶上陳蔚言 武陵張于房李長源之功韓高日留侯與而權矣頗令商山之老既出而漢高心不折于羽翼之成可奈何且羽翼非人子所自處也舒王之系不正于鳴啁漉港則隱寓之代皆不能正其終始故曰人臣之義鄭侯爲正元聲位不尊于鄭侯而抗言爪包事竟得寢送今 聖子神孫太山而四維之宿衆者猶不無憾幽突徙薪之功不令洛陽少年嘆息無已時耶

妖人許油瓢僣王以術蠱淫女稱后山東右布政顧雲程收縛寘之法巡撫李三才欲生以謀反雲程力爭竟坐左道律李不悅已而徐泄張大妖人趙古元功噴有顏言李揖之日今日發蒙聵然已昭矣○陸光祖罷以南京吏部尚書陳有年代之

有年當銓選府書闕倪遺刻除殆盡及任家宰清肅若節視前益嚴中貴私啓日可以情白否有年日彼此公忠體國誰不知私請中貴咋舌退除后言臣與當路有隙當路迎上意錮禁之有年無日不請至再至三與古人補牘而陳者無異又求復國初設臣体壁除不関白當路當路益不堪盡擊附其行事

仁聖皇太后崩喪至山陵上以足疾不能送吏部侍郎孫繼皐奏言　皇上孝事母后天下所聞今鸞輿執道

而斷一舉號。即顛于歩。可按而行也。何可苟一時以虧

大禮不報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畧

高汝栻曰、滇中在王斧一畫之外、唐時叛服不常。蓋以西川節度使、遙制全滇、鞭長不及馬腹、黄周宜矣。入我朝二百有餘年、永作屏藩。神宗朝勵齊跳梁、逆六慰、侵我金騰、巡撫陳某用兵勦之、助之役殘破不支、騎致六慰殺額、原永樂間例、爲金葉表、具方物入貢、金騰之間、爲扰無虞、考其用兵與緬、皆取給下滇、視王靖遠麓川一役、費天下大半者、其功不知誰茂、而費不貲麓川十一、可謂謀臣苦心矣

㓰禮科給事張貞觀、籍爲民、貞立之肯、原以二十一年行屆期復奏比、廷臣有言、又變而爲三王並封、未幾又變而爲待嫡說、屢更而意愈不可測、肯愈嚴而降削愈

未有已貞觀于是草疏爲其 夫人高日吾所爭者大或忤上意重則杖死輕則削籍爲編氓爲我製青布單衣以待至是遂服而行旨下李侍輔臣論救上怒命降邊方雜職後復黜爲民

巡鹽御史綦才題准從前京舉事例

京舉一案正以控浙商之咽喉而疏瀹其源派係鹽政之緊係今罷京舉仰有舉而不于京城於是地非要會委非專官私鹽易于閃躲浙船更無關防因而販私聯帆乘風四達或遠往以閃搶或低價以防商造商船既到彼停關經年于錢日益倍增堆鹽無從輻輳彼進商剝備推賣完倉給引貨年無救于稱貸那茂又苦于銖求此其商之所爲受病也至三十八年仍京舉題覆之

淮徹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齋封典過肅

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別將李如栢易倭褰擒倭驚潰遁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迯情兩椓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屿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莫敢先入形迹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還龍山且日如松上首功遂以捷聞○遼人之竊級多朝鮮稱首朝○○○○鮮人恨之以倭夾王京遁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

馳至大石橋焉應傷額殺死倭人圖之僕夫李友指力戰援如松出圍遂兵過橋者盡死友鼎亦戰死仍以猝遇倭鬪殺提報大兵退守開城○四川巡撫王繼光一意勦捕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兩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我軍王之翰覆因撒兵委弃輜重畧盡○王繼光罷以譚希思爲四川巡撫勅與總兵劉承嗣同貴州撫鎭相機征勦時御史薛繼茂勦應龍應龍上書願撫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順逆懸殊

白石之敗

忽勦忽撫殊無定見

行嚴查、毋姑恕、

高汝栻曰、漢高帝之爲天下、安用腐儒、此言誠過、然天下事爲迂措大所壞者不少。試如唐之中葉、田氏雖擁强兵、猶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下符罷其軍、使之還農、田氏一遂陰聚之、以激三軍之怨、遂合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之竟不能制、則經綸激之也。應龍向已請郡對簿、驕暫業已輸服、況朝廷原無意必誅、自繼光至、而桀驁不受、卒至喪師、夫大臣專任萬里之外、不以朝廷威德鈐制、而激之反、當國家法制嚴密、伏不敢動、即動亦難制。[illegible]一有不逞之才、挾憤見情結舉矣。然以來緣臣文之不、則是明黜學之問、化爲方外一向皆視爲不切大作、誤國家事、往往如此、

三月春甲午、陞太僕寺卿李化龍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警卿至、兵食彫匱、廷推撫臣、衆以遼巡莫適任、以屬化龍、化龍曰、食焉而避其難、無爲貴臣矣、馳車就道、

首請補缺餉給騸馬無以老馬供郵傳明斥堠嚴偵偹控要害籌攻守與總兵董一元諸營中選練刑牲以血瀝酒飲諸部曲而矢之曰居乎麾下者臨敵怯懦者有如此酒遂虜土蠻子卜彥吉剌牟速把亥子把兎兒其族炒花花大最驍悍知遼兵以征倭疲分東西道期廣寧南合圍化龍語總兵董一元曰諸虜環視我不戰益取輕勢且無遼一戰而遼可存死猶爲之况未必死耶西虜卜彥衆數萬難與爭衡所虧就在右屯右屯有備兄自保東虜炒花把都衆財萬餘併力禦之必敗偏敗西可不戰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化龍策之更遲兩日虜

封貢之說起

令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令退兵復鎮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蚕眞畏我率衆疾驅過之未半伏四起呼聲震天虜駭而奔斬首四百有奇弃牛羊駝馬偏野幕帳甲胄山積明日西虜至右屯張穹廬城隅指揮傲倪又分衆犯懷武綴我師而守者先於城外築墻墻外濬濠濠外多品坑攻五日技窮復募敢死士三百人襲其營虜懼而却未幾虜復報忿命銳師敗之荊遠敗之高平敗之黑山大敗之什方堡虜遂乞市許之上從化龍功遷兵部右侍郎任子錦衣衛千戶○東師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經畧宋應昌急圖結局惟敬之款始用

於慎行曰國家制禦奴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戎在禮官征討之法戎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晏各不相紊如西粤安南交趾北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禮部有司馬欲以封貢嘱倭撥失補敗身任其事不以相聞宗伯亦欲避嫌辭謗亦不言戰掌在本部兵部題請以成封貢及事敗兵臣伏罪禮臣無恙自爲善矣其如戎掌之紊何

並封之議到此停止

閣臣王錫爵請定册册與以信初部 上怒甚曰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册立之旨 大學士張位疏曰縱欲少緩册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乞敕禮官從隆具儀 上請 上曰豫教還候旨行

經略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佐軍興時謀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

帆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自東西調度聞倭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我兵從間道縱火焚盡之倭乏食○封參將蕭如薰妻楊氏特敕旌異○封貢起倭果遁 上諭朝鮮王還王都整兵自守兵部議宜留南兵善後云○李如松欲乘倭惰歸擊之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

七月星變羣臣請 上出御朝講彗星漸近紫薇垣于東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羣臣力請 上于視朝臨政之所慎起居謹宮[illegible][illegible]責于左右寮[illegible]欲以防

小西飛禪守藤原如安、一人、改止稱小西飛、或稱守藤如安、

所見略同

疾散積聚以廣恩、乃爲脩省之實、上迺降勅反躬自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脩省、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禪守來請款、倭佯請款、隨犯咸安青州、過全羅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京爲界、然全羅沃壤、南原府猶其咽喉、如松命將扼南原、復移師駐南陽陝川、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閻漸遲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餙制征勦、報聞、遼薊巡撫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可輕許、下部議勘、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等南兵二千六百防守、加

劉綎總兵衛吳維忠等並聽調度○諭令朝鮮世子臨
海君珒居全慶間督師○經畧宋應昌遣沈惟敬復入
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命併撤吳維忠等兵止留劉綎
兵防守○以顧養謙總督遼左石星一意主欵議撤兵
省餉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䖍担因繆依違
其間然倭多詐而終無實意○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
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恩眷次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
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　皇
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眞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爵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况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爵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爵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

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决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閑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麽處。爵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〻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况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况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爵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舉行。部科再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時出御朝。頻召

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皇上淸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 上嘉其膽畧、許之因疏請封貢、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儀制郎中何喬遠、忿請罷封。給事中、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釁甚有謂 祖訓絕其封貢者、本兵石星張皇甚、恐不能覊縻關白。 上亦切責羣臣阻撓封貢。 高汝栻曰、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爭。且無慮牘

爭之謊是也。然皆揣摩情形。從論事理。至日本治亂絕不考究。謂祖訓絕其封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議者笑之。洪武紛年。雖絕日本之貢。至永樂以後卽以金印誥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船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一耳。奈何謂二百年來。不與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長。賴朝鮮可考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船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杜造。未經肯構者。元非四夷封略在禮部客司。大司馬石星。彼欲取效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登庭之言。皆如登嬰。以此禦難。何以國為。可為仰屋竊嘆者矣。○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誠重之。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廟堂。株之談誅之口。則分閫掣肘。豈得為勝算哉。三則皆于欽定筆塵所紀

錫爵既退。上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上諭曰。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

詢于鼐等今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言欲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故諭○對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係一年例南刑部主事孫繼有職爲民追南吏部主事安希范等來京究問旋釋其逮革職爲民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正月禮科給事中趙完璧疏言往者倭奴託貢之術以覘我虛輕幸頓 皇上格發其詭謀又假封之名以嘗試我夫倭之所嗜者利利不足以誘倭而使還經畧惡其以利啗倭之名也不得不託之爲貢貢不成則倭不退經畧又見貢之不行也故不

皇長子出閣講學

得不易為封說雖三義則十名在此而實在彼也又曰臣不知經略出都之時行色何壯而今憊憊至此也逐虎之法森需之砲職車巨艦之備費水衡內府百萬俱付之烏有而僨僨亦一封臣以為此舉也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下部知之各省災傷降諭切責有司司道撫按官并責科道官不用心參駁

二月 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上 皇長子出閣講學儀註 上命皇長子未行冊立不用侍衛儀從着提督閣臣并侍講讀等官行四拜禮內侍進案不用禮部鴻臚等官禮部復奏斯春第一次出講照累朝

進饑民圖說有畫不盡寫不出處奈何

已行舊例備東宮出閣之儀每日相應照常上允之

皇長子年僅十三岐嶷不凡舉止端重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雙銅隺故事叩頭畢從銅隺下轉東西面立閣臣誤出其

上皇長下屬內使曰後銅隺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黑喻一日講巧言亂德顛講章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對曰寧嘗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謂亂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其詞而槩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叩頭請維 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

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皇貴妃願助賑濟傳諭中宮各出貲以助 聖諭閣臣云朕覽饑民圖說特有 皇貴妃在侍因問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是刑科給事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令

封進雁糞饑圖說更[illegible]切

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生此圖欲朕速行賑貸　皇貴妃聞說自願助賑銀五千兩朕言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旱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諭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卿等又能捐俸薪以救甚見憂國爲民至意○河南御史封進饑民所食雁糞更苦○○○○

首輔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上以彼倭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慰留因出帑銀五十兩命靈濟宮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伏懇辭　上遣行人護送錫爵歸里上辭朝疏一勸御朝云一刻臨御朕千百刻批覽兩

賑濟河南饑荒

次一事勝于手勒百言一勸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可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按則廢人二款最切

三月朔聖夫人金氏其夫都督同知某卒請以妤襲職禮部執奏不可事遂寢命光祿寺寺丞鍾化民兼御史賑濟河南饑荒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并勘播酋入蜀部署將士若為藩籬者然酋大震懾命吏部會推內閣時部以冢宰及御史大夫名 上并起舊閣臣王家屏部已點用二人隨有嚴旨詰責云以後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先是 聖諭有不許拘泥資格為

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議以起用爲不稱又云堪任爾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議以已任者並列　皇上又有通寫來看之旨故以世達前次推用并列上　上覽大怒降處司官空曹以去于是吏部尚書陳有年奏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于冢宰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則將來開私竇無已時因兩乞歸命馳驛回籍以孫丕揚代之○以沈一貫陳于陛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吏部會推以沈一貫王家屛及陳有年孫丕揚等上而不及陳于陛　上憶于陛徃歲嘗有所推擇令並列名蓋特簡也因責該部專擅逐去七郎陞遂惡

敢拜命再爲請謝而後敢拜

降湖廣布政司左布政武尚耕三級旣而削其籍舊例楚貢魚鯅鰣鮓如令甲而　上以近詔徵直增額何以不遵故讞之先是尚耕治兵郢上時守備太監王其恣睢不法縱爪牙奪民田四萬七千有奇耕案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去代瑺孫甚遵尚耕戒論稍戢比長楚藩孫政以上供事與鍾祥縣搆祈耕左祖耕不應憾甚托其黨傾之坐此降級命下台省奏貢在部前非格也不宜罪輔臣疏爭甚力　上益怒竟削籍○總督顧養謙奏言講貢之說貢道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

星變

才力武臣爲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廿三日夜東北方有星大如鷄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大如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地西南行後有二小星隨之後有流星數千四面紛紛交錯而行福建巡撫朱運昌亦奏八月二十五日夜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圈轉一半身彎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爍爛霎時變爲五聚成堆各如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爲一血紅如初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總歸爲一大如米籮俱血紅色至鷄鳴又復碗大

王文肅疏曰倭非我敵臣若眞心向化決無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驕縻[illegible]馭何此三事所決

朝鮮國王李昖疏請許貢保國 上從之 部小西飛入朝決計先是朝鮮疏至 上切責羣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〇及總督差伴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馬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倭俯從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諭加朋複大畧如權部旨

十月罷浙江巡撫王汝訓逮浙江巡按彭應參烏程知縣張應望至京詔下獄 浙江大姓董份范應期素以貲雄倉頭輩魚肉里人訟牒如山汝訓與應參聞于朝彭屬烏程令襍之急訟者復譁張應期惧雉經死妄汰

惟敬亦未身往封倭丁恐可保無虞總是依權詞耳

惟敬止許封貢猶可言也而許以和親至中國則諱言和親者和好親家但是假言耳

吳氏、詰關訟究上怒故追之、

十二月封議定　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充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諸校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適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而樞部遂謂封事必可行矣

○以侍郎孫鑛爲東征總督夷虜復犯遼大將軍董一

元以兵匿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墻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元追逐之斬首四百有奇仲言中流矢死把都重傷空馬而逃是夜虜奔如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

以郭維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維賢以順天府丞陞任䳒苗酋雷晟聰以文地故隸邑令其黨有護令者晟聰刺殺之令以叛告惟賢謂夷人相仇殺治之不當用漢法用漢法是殺之也屬湖南道縛致晟聰杖而徇諭境計所殺傷令償牛畜如夷法邊境帖然○兩酋狡石硅土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覃氏覃上書曰臣自從

征壘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令邦聘無故而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先年楚全洞舍謀棊事願以聘就吏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四終